

英国殖民时代的老建筑衬着椰子树，湛蓝天空下金色佛塔，繁忙的街口是腰缠万贯的男子和双颊涂白色粉浆的女子，这是仰光特有的异国情调，如同吉卜林的感叹，“这就是缅甸，不同于你到过的其他地方。”

然而，一些百年老楼年久失修，污水如墨汁从屋顶蔓延到整个外墙，苔藓或蕨类植物从裂开的墙缝里爬出来，高大气派的英式建筑在次第衰败，用美国作家艾玛·拉金的话形容，“这座城市部分看起来像被移植到热带又被荒置了一两个世纪的伦敦。”

而在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仰光以拥有帝国的很多宏伟建筑而负有盛名，对于殖民地官员来说，在沉寂的缅甸热带沼泽中它是一块西方文明绿洲。”年轻时在亚洲住过八年的智利作家聂鲁达更把

合欢花

盛夏的傍晚，我漫步在树荫之下。太阳的余晖透过树梢，在石子路上洒下了斑驳的影子，知了还在树上“喳喳”地叫个不停。突然迎面飘来几朵小绒花，顺手接住一朵。那粉红色的长长的花蕊散状如丝，娇柔细软，似千娇百媚的少妇羞答答地藏在手心里。哦，是合欢花又开了。

顺势抬头望去，合欢树上已经开出了许多粉红色的小绒花。合欢花是一种多么奇特之花啊，她不同于其他花儿由片片花瓣组成，这种有别于其他花朵的特征很容易被后人记住。合欢花的花冠形如狭长的漏斗，淡红色的雄蕊长长地伸出，花是由一条条粉色的丝组成，像一团团的丝绒花，又像一束束红缨，叶间枝上，朵朵团团。满树绿叶红花，似幻影轻纱。四周空气中幽幽洋溢着淡淡的香气。

微风吹过处，一缕缕柔柔的粉色从树上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那风舞花飞相依相随的景色令我感叹不已。枯萎的花儿掉落在地上，变成了暗紫色，诉说着再一次的升华。犹如一位妩媚少妇变成了优雅沉寂的嫫媿，时间的沉淀让她更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韵味。

合欢花虽是一种迷人的花，而合欢叶则更有情。根据记载，合欢树又叫夜合树。随着夜幕徐徐降落，两侧的叶片会渐渐合拢；随着朝阳冉冉升起，两侧的叶片又会渐渐分开，正如《中国药学大典》所说：“小叶两列，日暮相叠如睫，及朝，又渐分离，故有合欢、夜合之名。”合欢叶虽有情，但作为药用，却只用合欢花和合欢皮。《神农本草经》里记载了合欢花“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的主要功能。

然真正感人的是“合欢”二字。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在宅第园池旁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夫妻和睦，永远恩爱合好。合欢树第一次投影在我的心上是因为偶尔翻阅了史铁生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文章中描写的小院里的那棵合欢树，还有那合欢树的影子。但真正进入我内心深处的却是合欢花那令人牵肠挂肚的粉色，让人联想到无尽的爱的缠绵和相思，如同遇见了一个相识已千万年的生命，仿佛共同经历了数次轮回，仿佛彼此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彼此的等候。独自站在合欢树下，遥望一夕天地间的余霞成绮，任思绪漂浮于浩瀚的天际。

合欢树是一种爱的见证，合欢花，终究是有情花。

仰光一瞥

——我的东南亚之一

唐颖

仰光称为“热血、梦想和黄金之城”。

当然，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仰光。据说，二十世纪以来，仰光没有建过一座新酒店。在现代化过程中，缅甸的脚步缓慢，却是这种慢节奏，让仰光保有古老质朴的气质。

在华美又苍凉的仰光街头，我会想到拉金描述的仰光人。有位年老的

女教师，每次和作者见面，都把会面地点放在超市。她带着作者在超市的货架之间走来走去，吹一会儿冷气，查看洗发水或阅读巧克力包装上的成分，她告诉作者这里可以买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东西，说

盛夏的傍晚，我漫步在树荫之下。太阳的余晖透过树梢，在石子路上洒下了斑驳的影子，知了还在树上“喳喳”地叫个不停。突然迎面飘来几朵小绒花，顺手接住一朵。那粉红色的长长的花蕊散状如丝，娇柔细软，似千娇百媚的少妇羞答答地藏在手心里。哦，是合欢花又开了。

顺势抬头望去，合欢树上已经开出了许多粉红色的小绒花。合欢花是一种多么奇特之花啊，她不同于其他花儿由片片花瓣组成，这种有别于其他花朵的特征很容易被后人记住。合欢花的花冠形如狭长的漏斗，淡红色的雄蕊长长地伸出，花是由一条条粉色的丝组成，像一团团的丝绒花，又像一束束红缨，叶间枝上，朵朵团团。满树绿叶红花，似幻影轻纱。四周空气中幽幽洋溢着淡淡的香气。

微风吹过处，一缕缕柔柔的粉色从树上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那风舞花飞相依相随的景色令我感叹不已。枯萎的花儿掉落在地上，变成了暗紫色，诉说着再一次的升华。犹如一位妩媚少妇变成了优雅沉寂的嫫媿，时间的沉淀让她更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韵味。

合欢花虽是一种迷人的花，而合欢叶则更有情。根据记载，合欢树又叫夜合树。随着夜幕徐徐降落，两侧的叶片会渐渐合拢；随着朝阳冉冉升起，两侧的叶片又会渐渐分开，正如《中国药学大典》所说：“小叶两列，日暮相叠如睫，及朝，又渐分离，故有合欢、夜合之名。”合欢叶虽有情，但作为药用，却只用合欢花和合欢皮。《神农本草经》里记载了合欢花“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的主要功能。

然真正感人的是“合欢”二字。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在宅第园池旁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夫妻和睦，永远恩爱合好。合欢树第一次投影在我的心上是因为偶尔翻阅了史铁生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文章中描写的小院里的那棵合欢树，还有那合欢树的影子。但真正进入我内心深处的却是合欢花那令人牵肠挂肚的粉色，让人联想到无尽的爱的缠绵和相思，如同遇见了一个相识已千万年的生命，仿佛共同经历了数次轮回，仿佛彼此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彼此的等候。独自站在合欢树下，遥望一夕天地间的余霞成绮，任思绪漂浮于浩瀚的天际。

合欢树是一种爱的见证，合欢花，终究是有情花。

着餐桌上的玫瑰花，藤椅也是玫瑰红。

近一个世纪前，炎热的午后，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也曾在此享用他们的英国午茶。英国第一位诺奖得主吉卜林那本闻名世界的《丛林故事》是在这里完成，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此下榻。然而当年还未发明空调，最凉爽的年底，这里气温都超过30摄氏度。如今酒店即使冷气充足，仍然怀旧地悬挂吊扇。

你也可以把斯特兰德酒店称为仰光的莱佛士酒店，亚美尼亚家族沙士奇四兄弟在东南亚共建造了五大著名酒店，另三座中的两座在马来西亚檳城，一座在印尼泗水。其中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最有名，是狮城引以为荣的人文景点。我在新加坡工作那年，每有朋友亲戚来访，便会带他们去莱佛士酒店参观，二楼有个小博物馆，保存了在酒店下榻的名人纪录以及他们写给酒店的信件，有殖民时期的行李标签和旅行指南；酒店糕饼屋的黑咖啡配英国松饼，其价格公道在今天的上海属于“平价”。

然而再有名的酒店都无法逃脱社会性灾难。日据时代，斯特兰德酒店曾被日本军队驻扎，沦为稻草混合马粪的马厩；而莱佛士酒店，在二战结束前曾被当作集中营使用。

我们来早了，斯特兰德酒店的下午茶还未开始。我们点的蘑菇汤菜单上没有，厨师特地为我们做了一道，其美味令我们惊艳；之后点的提拉米苏，好吃到让朋友惊呼，“胜过莱佛士酒店！”她可是在新加坡生活了二十五年不止。

余少时习画兼学中西，后专攻油画，迄今已廿载。游历欧洲，自驾环中国大陆



水乡晨早（水彩画） 吴智明



不怪集

我生在沧州农村，上学读书后才知道，《水浒传》里的野猪林，很有可能就是参照我们村东的那片老林写出来的。里面什么稀奇古怪的老树都有，粗如磨盘的，弯似龙蛇的，高人云表的，遮天蔽日，阴气森森。老林里有碗口粗的蟒蛇，狐狸、兔子也很多，唯独没有人看到过野猪……我跟古树的情缘大概就是在童年时结下的，每到一地看到大树就格外亲，除去拍照留念，还要作详细笔记。近几年来能让我大饱眼福的，是桃源的古木。

摇钱树。我一直以为这是神话中的宝树，现实的泥土中不可能长出这种摇一下能哗哗掉钱的植物。然而在桃源县沙坪镇兰坪村，就有一株活生生巨大而繁茂的摇钱树，树牌上写着：“摇钱树，学名鹅掌木，又名‘小发财’，青檀属，榆科。此树胸径1.24米，树龄400年。”站在树前第一感觉并不是和气发财，而是气势雄浑、威镇一方。树干呈浅棕色，老皮起坎布沟，坚硬似铁，枝叶扶疏，凌云直上，而不是向下。我仔细观察其叶，细脉多叉，小者三瓣，大者七瓣，并不像过去的铜钱或金币银币。至于想摇动它，更是绝无可能，想抱抱它没有两三个人也抱不过来。可为什么叫它摇钱树呢？这其中一定有个典故。遗憾的是我问了几个人，都不得其详。

含笑花。本属于常青灌木，却长成一棵巨树，树干直径1.2米，同在兰坪村，距摇钱树不过数丈。两相呼应，构成奇观。当地人称它为“含笑花王”，树龄也在400年以上，分枝繁密，叶偏狭呈椭圆形。花期是每年的3-5月，瓣阔含蕊，开

自古诗词咏华岳者众，明代王履曾作《华山图记》。山水入画，缘起卧游天下，日久渐成山水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生命似白驹过隙，寄迹于宇宙时空。欧洲传统表现自然界的作品被称为风景画，为诸画种之一，东西方很少有油画表现山水文化。余作画问道山中，尝试融合中西，赏风起云涌，千岩万壑，感华岳壁立千仞，无欲而刚。渐生林泉之志，沉寂淡泊，涤荡尘怀，心追古贤，与天地精神往来。以大自然为师，面壁作画，丘壑内营。历险阻，炼心志，箪食瓢饮。日出而作，日落而

咏徐霞客旅行生涯最后之止步鸡足山

梁衡

霞落深山林青青，笔掷涧底有回声。风尘一生落定处，文章万卷留后人。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古人说：“咏物之作，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而且“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的确，这首词的主旨全在结句，前面各句都是为这一结句所作的铺垫。营造氛围，一鼓作气，而神形兼备，既切合梅花的自然秉性，又呼应当年的国际气候。于是水到渠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何等的境界，何等的从容！作为对应，下面不能不提及陆游的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咏梅融合了作者“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身世之

而不放，故谓“含笑花”。每到花期，满天云锦；无花期，庞大的树冠像一团有根的云，随风浮动却不会飘散。

千年古樟。桃源丰隆寺有棵800年的吉祥老树——银杏，再往上就是焦林山脚溪岸上的千年古樟了。远看非常漂亮，树冠浑圆，荫如华盖。背后有连绵的青山作衬，又高于青山；前面挽抱着坪田，仿佛是一方保护神。走近了才感知到古香樟的雄伟，树干粗如铁塔，估计要十数人才能合围，上面系着一条红布，靠近地面的枝条上也系着许多红布条，树下摆着供果，香炉中插着尚未燃尽的贡香。古樟几千年天地之精华，极具大自然的灵气，当地人把它当神来供奉。

行吟鬼柳。桃源千年以上的老树，还有太平铺乡的古椿和漳江镇游仙观村的古枫杨，别名“鬼柳”。“胸围487厘米，树高15米，树龄2400余年”。苍苍古木，依然刚劲挺拔，高叶架云。

树旁竟然专为它立了一块碑，碑上刻道：该树系明朝末年，由一古枫树树根萌生长成。而萌生此树的老树，长于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末期。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从此经过，并在树下吟成《涉江》一诗。后来此树历经2200多年的风霜雨雪，至公元1940年，树干胸围已达10余米，于心中空，却新叶滴翠，偕儿孙傲立江边。惜旷世古树，于日军侵华时枯死。所幸柳儿亦成古树，当地百姓珍爱，悉心呵护，为怀念屈原，故称“行吟鬼柳”。

桃花源之所以成为世外桃源，桃花源又为什么会在桃源县，除去奇绝奇佳的山水，这些稀世罕见的古树奇木，也是重要的条件。

自古诗词咏华岳者众，明代王履曾作《华山图记》。山水入画，缘起卧游天下，日久渐成山水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生命似白驹过隙，寄迹于宇宙时空。欧洲传统表现自然界的作品被称为风景画，为诸画种之一，东西方很少有油画表现山水文化。余作画问道山中，尝试融合中西，赏风起云涌，千岩万壑，感华岳壁立千仞，无欲而刚。渐生林泉之志，沉寂淡泊，涤荡尘怀，心追古贤，与天地精神往来。以大自然为师，面壁作画，丘壑内营。历险阻，炼心志，箪食瓢饮。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与生灵为友，以造化为师，无形于风，融化于石，体悟空寂之苦趣，尝试为千古华岳写照。

“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读无字书，弹无弦琴，得琴书之佳趣，通山水之魂魄。一山一人，一茶一画，人心之机巧，彼此之是非，俱远矣。华山数载，成画数十幅，人生有涯，共勉以赅续人类文脉。

咏徐霞客旅行生涯最后之止步鸡足山

梁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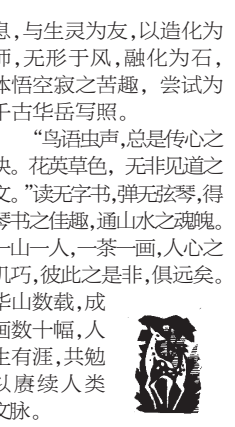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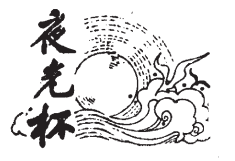
霞落深山林青青，笔掷涧底有回声。风尘一生落定处，文章万卷留后人。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古人说：“咏物之作，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而且“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的确，这首词的主旨全在结句，前面各句都是为这一结句所作的铺垫。营造氛围，一鼓作气，而神形兼备，既切合梅花的自然秉性，又呼应当年的国际气候。于是水到渠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何等的境界，何等的从容！作为对应，下面不能不提及陆游的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咏梅融合了作者“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身世之

十日谈

梅花消息 一千年前的孤山，梅树成林，明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水乡晨早（水彩画） 吴智明